

和生命 约会

40^周

孕妇
周记

〔 爱的絮语
诗意的私房话 〕

(中国第一部怀孕全记录)
(献给所有热爱生命的人)

(丁燕 ∞ 著)
湖南文艺出版社



丁燕 著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孕
妇
周
记

和生命 约会 40^周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和生命约会 40 周：孕妇周记 / 丁燕著. —长沙：湖南文艺出版社，2006.1

ISBN 7-5404-3625-5

I. 和... II. 丁... III. 纪实文学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35351 号

和生命约会 40 周

孕妇周记

作 者：丁 燕

责任编辑：周爱华

图书设计：周 六

责任校对：向朝晖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：410014)

网址：www.hnwy.net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

湖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*

2006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：980×670 1/16 印张：16

字数：208,000 印数：1—20,000

ISBN 7-5404-3625-5

I·2228 定价：23.80 元

本社邮购电话：0731-5983015

若有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。



丁燕，丁丁他娘。

1970年代生于新疆哈密花果山一个葡萄架底下。

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，
后读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生。

因写作百首葡萄组诗，被誉为“葡萄诗人”。

出版有随笔集《饥饿是一块飞翔的石头》，
诗集《午夜葡萄园》，长篇小说《木兰》。

2005年“生产”丁丁——此生最大的作品。

现居乌鲁木齐，自由写作。

**我必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，
你生产儿女必受多苦楚。**

——《旧约·创世纪》第3章

目录

01—02 一个人的伊甸

第 01 周 女人 你的身体是碎的) 007

第 02 周 诗歌 我的另一个孩子) 012

03—39 谁能将我打开

第 03 周 秘密 你降落在我的身体里) 017

第 04 周 爱 我开始变得柔软) 023

第 05 周 胎梦 花朵与蛇) 027

第 06 周 试纸 生命的两道红杠) 033

第 07 周 火车 故乡和异乡之间的一个动词) 039

第 08 周 呕吐 怀孕的前兆是从鼻子开始的) 044

第 09 周 絮语 我将不再孤单) 049

第 10 周 过程 一切都慢了下来) 055

第 11 周 厨房 爱，变得这样实在) 057

第 12 周 哭 孕妇怎样当了一回“怨妇”) 062

第 13 周 日子 我成了一个惊叹号) 068

第 14 周 子宫 一朵终将开放的花) 081

第 15 周 饿 饭量是平时的三倍) 087

第 16 周 感冒 不打针，不吃药) 09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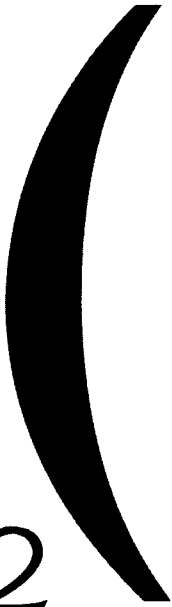
第 17 周 失落 我越来越像一个球) 098

- 第18周 冬至 雪和阳光) 103
- 第19周 饕 一种食物就是一种心情) 109
- 第20周 心跳 我听见了,听见了!) 115
- 第21周 孤独 我是一盆冬天的芦荟) 122
- 第22周 胎动 动起来!动起来!) 127
- 第23周 偏方 街边卖梨的人教的) 134
- 第24周 钙 一个字,搅乱了生活) 140
- 第25周 胎教 一定要听莫扎特?!) 145
- 第26周 鱼 人与鱼,谁更愉悦?) 150
- 第27周 性 我们的怯弱我们的性) 154
- 第28周 谜 我是生命的谜面) 159
- 第29周 咕噜 有一个人永远聆听) 164
- 第30周 糖 以后,我坚决不抽血了!) 170
- 第31周 困倦 我被一种柔软的力量俘虏了) 175
- 第32周 棉布 包裹着我们的生活) 177
- 第33周 B超 孩子的脑袋有点大) 181
- 第34周 准父母 边缘的父亲和中心的母亲) 184
- 第35周 胎心 我的身体里携带着另一个心脏) 193
- 第36周 恐惧 那种“孩子要出来”的感觉) 198
- 第37周 地震 一次出生就是一场地震) 202
- 第38周 母亲节 这是我们共同的5月) 206
- 第39周 轻松 夏日最后的孕妇) 211

40 我的生产运动

- 第40周 新生 我的生产运动) 223
- 尾声 遗忘是多么可怕) 251

01—02



一个人的伊甸



我 10 岁，在外婆家门口



18 岁，生日照



31 岁，婚后 3 年



第 01 周 女人 你的身体是碎的

在街边看到推车上是满满的葡萄，颗颗液体簇拥在一起，无声地尖叫着。它们是赤裸的，没有了叶子和枝桠的陪衬，没有了天空和泥土的护佑，现在，葡萄赤裸得像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，新鲜，却不忍长时间目睹——那透明的皮肤总是带着点血红的味道。

这一天，我走在街上，行动迟缓，目光游移。这一天，和每个月一样，我的身体在流血。血，红色的血，后来开始慢慢变黑。要做一个女人就应该接受血的洗礼。每个月，我对那从身体里流出的血都抱以一种敬畏之情。血，用一种男人永远都无法设想到的残忍提醒着女人：你的身体是碎的。

因为流血，我的行动开始变得像一个老人。我这样慵懒地行走着，没有目的地看着大街上人来人往，同时开始胡思乱想。而葡萄，就在这样的时刻唤醒了我的童年，以及它秘密的结束。

那是 14 岁左右的时候吧。一个城市来的阿姨将手覆盖在我的头顶，她问我长大了想干什么。我住在一个葡萄园内，窗外是密密匝匝的葡萄叶片，阳光从丝丝缕缕的空隙中透露进来，在地面上摊开一个个金色的针眼。我瞥了一眼窗外的葡萄叶片，摇摇头。我并不想告诉她我的理想，并不是说我没有理想。在心里，我已经立志写作——我没有想到，孩子才是女人的传世之作。

那个时候，我梳着一个齐耳短发，瘦弱，简单，却信心十足：我的，理想！我丝毫不怀疑未来的日子里，我将朝着那个方向一直走下去。后来，我终于干了一个和写作相关的职业，

01

也写了一些长长短短的文字，可离那个出发点却越来越远——我辞职了。今天，在异乡，我蓦然和这一车葡萄相逢。这是城市的葡萄，别人的葡萄。我突然笑了。

像这些葡萄一样，注定了被采摘，被吞噬。一个女人长大了，就有一种红色的海浪开始定期拍打她的身体。像钟表一样，女人生活在一个十字架上。女人的身体变成了一个流水的别墅，根本不听自己的指挥和召唤。像这些葡萄一样，注定了被采摘，被吞噬……

现在，葡萄脱离了故乡，来到了城市的街边，赤裸裸地接受着买卖。那些曾经埋身在雨滴与微风间的成长岁月，全都溶解在了那一包晶莹冰凉的水里。

现在，我自己就是一颗红葡萄，携带着躯体慢慢移动。我的身体没有横梁，没有男人般的恢宏建筑。我的一切都是流水状的，可以随时消失。我的空间被鲜血侵蚀浸泡。我，不得不正视这些打击，这些身体里的迂回曲折，这些注定的红色海浪。

我是葡萄女人。在这样的时刻，我告诉自己：你是水。不是男人告诉女人，女人是水。早在男人触摸到女人的肉体之前，鲜血已经用波浪的澎湃，拍打过女人的肉体，告诉了她：你是水。你的身体里有个伤口。你是碎的。那伤口里藏着水。红色的水。你可以把它藏起来，可你却不能忽视它。它会用它的方式告诉你：你是水做的。

男人的伤痛是更大的，外在的，可以到处炫耀和诉说的；而女人只能躲在被子里，用热水袋孵化着自己的肚子。她无法制止那潺潺的流水。她全身虚脱。头重脚轻。她的脚一碰到水泥地就像踩在了无数个钢针上。坚硬的骨头开始变得酥软，皮

肤也像是遭了霜打的花瓣。一切都枯萎了下去。

但是，这时的女人照样干着和男人一样的活计：开车，守店，坐办公，跑业务，剪头发，端盘子，上讲台，下病房，赶稿子，做方案……她们照常上班、出差，没有任何理由让自己躺下。

但我却想倒下去。我想躲在被子里不出来。我想对自己说：没错，让我脆弱。突然，我看到了一双眼睛，一双老女人的眼睛。也许是我母亲；或者，是我的婆婆。她们刚从大田里劳动回来，额头上闪烁着光亮，背部汗津津的。她们抬起胳膊一抹汗珠，朝我投来蔑视的一瞥——我的身体过电般抖了一下。接下来，我又站了起来，强打精神出门去。我不知道外面有什么东西等着我，只是想：走走也好。

和一个男作家聊天，他宣称：永远不写女人怀孕、生孩子、难产之事。他只写爱情。很干净的那种。女人永远微笑如桃花，以备男人随时去追求。而我却不能回避“血”——因为我是女人，不能伪装自己有那么“干净”。当鲜血从我的身体里一点点渗出时，我时常会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绝望：这就是命运。女人就是在这样的时刻顿悟了命运的无言。而正是这种顿悟，让柔弱的女人却比男人更坚韧一些。像一枝风中的芦苇，压弯了，又挺了起来。

后来，几乎所有的母亲都知道，预产期并不是从精子遇到卵子的那一刻算起，而是从最后一次月经开始算起。这是产科医生告诉我们的——妊娠整整40周时间，是从女人最后一次月经的第一天开始算起。知道这个日子很重要，也很实用。你很快就能预测出自己生产的日子：从最后来月经的日子减去3个月，再加上7天。

也就是说，新生命的出生日期，早在男欢女爱之前就已经开始计算了。也就是说，虽然现在我在流血，可是，一个叫“丁丁”的孩子已经被计算进了我的生命里。我和丁丁已经有了一个约会，只不过，我们两个还都不知道！这个约会的时间是整整40周。是我和丁丁只能上演一次的独幕剧。

我们将过上一种完全非常态的生活。那个时候，我还无法想像自己到了40周时的样子。如果我能够提前看到的话，我一定没有勇气去迎接那个未来的日子。盲目地开始，对于一个即将怀孕的女人，也许是一件幸事。那些麻烦、那些痛苦、那些泪水浸泡的喜悦，都是慢慢到来的。如果一下子就让一个女人的肚子变大，她一定无法承受，无论从生理上还是心理上。然而，时间是一把刷子，柔顺地缓慢地滑过去之后，女人开始发生了变化。这个变化有一个期限：40周。

40周是一个顶点。女人的腹部已经巨大得快要爆炸。她自己都不敢去照镜子。看到她的人都害怕。她那晃悠的腹部简直就是一颗定时炸弹。然而，谁能想到，这颗炸弹埋伏下去的时候，这么悄无声息。

一切都和平常一样。女人以为自己度过了一个平常的日子。然而，那个约会却开始计时了。啊——这是第一天。之后，女人将会增加体重，将会把自己的身体完全交出去。不是交给男人，而是交给一个孩子，成为孩子的“殖民地”。那个孩子，他有一个名字——丁丁！

我的丁丁，生命多么神秘。生命真的发生了，那是因为它能够发生，所以，它不得不发生。

我的母亲，母亲的母亲，她们出生了，活着，并在给予了

他人生命之后，死去。这些被赋予了生命的人没有机会选择不出生。千百万个人的情况都是如此。直到现在：我和你有了一个约会。这是那些生命轮回中平常而普通的一次。没有了我，就没有你。没有你，就没有你的孩子。丁丁，这个世界的道理有时候很难说得清，就让我们盲目地接受赐予吧。

再看那满满一车的葡萄，感觉每一颗红葡萄都像是一个女人的卵子。这是女人的水。只有在流动中才能成熟。只有在成熟后才能接受另一个新生命的到来。而在他来临之前，女人何其混沌，男人何其无知。



第 02 周 诗歌 我的另一个孩子

先于丁丁来到的，是我的另一个孩子：一本诗集——《午夜葡萄园》，收录了我的 100 首以葡萄为题的组诗。这是我用痛苦重建的乐园，我一个人的伊甸。

起初，我在网络上侍弄着这样一个园子。如今，我将它交了出去：白纸黑字——交给那些我看不见的眼睛。我不知道，那些眼睛是否黑白分明。看到这本诗集时，我已经提前品尝到了产妇的疲惫。

写。写诗。写童年墙角里的喘息和青春岁月里的伤痛。我看到自己越来越像只虫子，埋头向自己的内心深处钻去。一个人，必须是一个人。向内的行动没有随行者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越来越惧怕外面的世界。

外面永远是宏大的，不可预测和打量的。充满了奇怪的探寻和扭曲的笑容。你必须戴上厚厚的面具，说着那些和心灵不靠边的话，应付着来来往往的人。啊……人群。无端地猜测，漫长地咬噬，人在人群中相互挤压，变形。

向内的路是一条黑暗的路。夜深人静，我开始了自己的旅程。我没有可以选择的其它道路，只有闷着头，一门心思向前，更深。我探寻的是自己的脆弱，自己的惶惑。我必须先将自己的那片自留地翻个遍，看看里面有没有渣子，然后才能抬起头来，看外面的天空。

100 首葡萄组诗是我内心的反抗。这是我一个人的战场。作战的人是我的青春，我的童年。打了这样一场一个人的战争之

后，我只想躺下来，慢慢呼吸土地的隐秘味道。那些混合着阳光、青草和水的味道，比人类舌尖上流出的味道更美妙。

我们使用着语言，力图用语言建造一座自己的城堡。我奇怪我写诗的动机。首先是宣泄。是恐惧于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困难，最后退回到书桌前和自己恋爱。其次是寂寥。寂寥得像一条无人行走的大路。现在，我用语言铺展开自己，看到那么多脚在上面走来走去，他们的脚步让我心碎，也让我心安——是的，这个世界还有别人。虽然有时候，你以为你是那个最初的人，或者最后的人。我是个多么矛盾的抒写者！凝望自己时，我的嘴角翘起了自嘲。

《午夜葡萄园》。好像多年前我就知道自己要写这样一本书。一本小小的书。黑色的诗句印在白纸上。我的眼前浮现出了这样一个场景：长大后的丁丁在灯下翻阅着这些诗页。那个时候，也许我已经老眼昏花，也许我已经长埋地下，而我能留给孩子的，也许就是这些符咒一样的诗句。这些梦里梦外的词语，对于丁丁未来的生活能有多少帮助呢？也许，在他的枕边放上这样一本书，会让他在黑夜中不再感到孤单。

午夜葡萄园。《午夜葡萄园》。在黑暗中，一片喧哗的葡萄园不愿意睡去，而愿意醒着。葡萄们拥挤着，呓语着，和白天的这一切毫无关系。

而天总要亮。我，不得不走出伊甸。

02